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
第七十五回 狄希陳奉文赴監 薛素姐咒罵錢行

大抵人情樂唱隨，冤家遇合喜分離。未聞石上三生笑，止見房中鎮日推。不信鴛鴦能結頸，直嫌士女有齊眉。最是傷情將遠別，一篇咒罵送行詩。

素姐替狄希陳、薛如下、薛如兼建了超拔道場回去，悍性一些不改，只是那旺氣叫那些光棍打去了一半，從此在家中大小身上，倒也沒工夫十分尋趁，專心致志只在狄希陳身上用工。狄希陳被他趕逐出去，咒罵得不敢入門，只在書房宿歇。天氣漸漸的喧熱，自己逍遙獨處，反甚是快活，所以那被咬的創臂也都好了。

過了端午，那明水原是湖濱低濕的所在，最多的是蚊蟲，若是沒有蚊帳，叮咬的甚是難當，終夜休想合眼。就是小玉蘭的牀上，也有一頂夏布帳幔。這狄希陳既是革退了丈夫，其實不許復入房門，也便罷了；他卻又要從新收用，說道：這房中的蚊子無人可咬，以致他著極受餓，鑽進帳去咬他，又把小玉蘭也被蚊蟲咬壞。叫狄希陳仍到房中睡覺，做那蚊蟲的飯食，不惟不許他掛吊帳子，且把他的手扇盡行收起，咬得狄希陳身上就如生疥癩相似。這狄希陳從五月喂起，直到七月初旬，整整兩月，也便作踐得不象了人的模樣。

誰知人心如此算計，天意另有安排。那年成化爺登極改元，擇在八月上下幸學，凡二千里內的監生，不論舉貢俊秀，俱要行文到監。文書行到縣裡，縣官頻催起身。禮房到了明水，狄員外管待了他的酒飯，又送了五錢銀子，打發禮房去訖，急忙與他收拾行裝，湊辦路費，擇了七月十二日起身，不必細說。

素姐只恨將狄希陳放了生去，便宜了這個仇人，苦了這些蚊子沒了血食，甚是不喜，惡口涼舌，無般不咒。起身之時，狄希陳進房辭他媳婦。素姐道：「你若行到路上，撞見響馬強人，他要割你一萬刀子，割到九千九百九十九下，你也切不可扎掙！走到甚麼深溝大澗的所在，忙跑幾步，好失了腳掉得下去，好跌得爛醬如泥，免得半死辣活，受苦受罪！若走到懸崖峭壁底下，你卻慢慢行走，等他崩墜下來，壓你在內，省的又買箔捲你！要過江過河，你務必人合馬擠在一個船上，叫頭口跳跳起來，好叫你翻江滄海！尋主人家揀那破房爛屋住，好塌下來，砸得扁扁的！我聽見那營爹說，京裡人家多有叫臭煤薰殺了的，你務必買些臭煤燒；又說街兩旁都是無底的臭溝，專常掉下人去，直等淘陽溝才撈出臭骨拾來，你千萬與那淹死鬼做了替身，也是你的陰鷲：這幾件你務必揀一件做了來，早超度了我，你又好早脫生。」

素姐坐在一把椅上，逐件吩咐。狄希陳低著頭，搭蹠著眼，側著耳朵，端端正正的聽。狄周媳婦在旁聽的不耐煩，說道：「大嫂，你怎麼來！他合你有那輩子冤仇，下意的這們咒他！你也不怕虛空過往神靈聽見麼？」又說狄希陳道：「他也咒的夠了，你不去罷？還等著咒麼？」素姐才說：「你去，你去！你只揀著相應的死就好！」狄希陳才敢與素姐作了兩個揖，抽身出去。狄周媳婦道：「沒帳，只管去。人叫人死，人不起；天叫人死，人才死哩。」

狄希陳辭了父親，仍帶了狄周，又新僱了個廚子呂祥、小廝小選子，主僕四人，騎驛向京進發。那時雖是太平年景，道不拾遺，山崖不崩，江河不溢，人無疾病，可保無虞。只是起身之時，未免被素姐咒得利害，煞也有些心驚。誰知狄周媳婦說得一些不差，平風靜浪，毫無阻滯，一直進了沙鍋門國子監東路北童七的舊居。其門景房舍，宛然如舊，門上貼著國子監的封條，壁上懸著禁止喧嘩的條示。狄周下了頭口，問那把門的人，說是國子監助教王爺的私宅，實的是鄧公家的房。問童七的去向，那把門人說才搬來不多兩月，不認得有甚童七。問了幾家古老街坊，才知童七烏銀鋪倒了灶，報了草商被累，自縊身死；小虎哥做了戶部司官的長班；寄姐還不曾許聘與人；家事只可過日；見在翰林院門口西去第五六家路南居住，門口有個賣棗兒火燒的，便是他家。

狄周謝了那說信的鄰翁，復上了頭口，竟往翰林院門口奔來。走到那西邊第六門賣火燒的舖子，正待要問，只見一個婦人，身穿舊羅褂子，下穿舊白羅裙，高底砂綠潞綢鞋兒，年可四十光景，站在門口商量著買豆腐乾兒。狄周認道：「這不是童奶奶麼？好意思兒，一尋一個著！」童奶奶道：「狄管家呀，爺合大相公呢？」狄周道：「俺爺在家裡沒來，只俺大哥來了，頭口上不是麼？」又使手招狄希陳道：「請下來，這就是童奶奶。」狄希陳即忙下了生口，走到跟前，讓進裡邊，彼此敘說數年不見之情，與夫家長裡短，誰在誰亡；吃茶洗面，好不親熱。寄姐長成了個大大的盤頭閨女，也出來與狄希陳相見。

狄希陳見童奶奶住著一座三間房，東裡間童奶奶合寄姑娘住，西裡間虎哥住著。眼下又要娶親，小小一個院子，東邊一間小房，打著煤爐，是做飯的去處。狄希陳見得沒處可住，就要起身往別處去。童奶奶道：「你且卸了行李，權且住下，等小大哥晚上回來，叫他在這近便處尋個方便去處，咱娘兒們清早後晌也好說話兒，縫補漿洗衣裳也方便。」狄希陳果然卸了行李，打發了驛夫，與了他三錢銀子的折飯。童奶奶袖了幾百錢，溜到外頭央賣火燒老子的兒小麻子買的金豬蹄，華豬頭，蕙酒，豆腐，鮮芹菜，拾的火燒，做的綠豆老米水飯，留狄希陳們吃。

狄周已在外邊另尋下處，就在翰林院裡邊一個長班家的官房。小小的三間，兩明一暗，收拾糊括的甚是乾淨；裡間朝窗戶一個磨磚火炕；窗下一張著木金漆文兀，一把高背方椅，一個水磨衣架；明間當中，一張黑漆退光桌，四把金漆方椅；上面掛著一幅仇十洲畫的「曹大家史圖」；一個中門，一個獨院，房西頭一間廚房，東頭一個茅廁，甚是清雅。問那房主，就是翰林院堂上的長班，姓李，號明宇，這房是他討的官地鋪蓋的，後邊是他的住房。那日李明宇不在，只有李明宇的婆子李奶奶在家。雙生兩個小廝才夠四五歲。李奶奶約有二十六七年紀，好不家懷，就出來合狄周答話，一團和氣。說了一兩一月的房錢，連一應傢伙在內。狄周也沒違他的言語，就留了一月的房錢，一錢茶錢。回來，狄希陳正合童奶奶坐著吃飯。

狄周說：「已尋有了下處。」童奶奶惟恐他尋的遠了，不大喜歡，說：「看呀！我說等俺小大哥回來合你尋近著些的，你可自家尋在那裡了？」狄周說：「我肯尋的遠了麼？就是在翰林院裡李家的房子。」童奶奶道：「這好，這好！這情管是李明宇家。他的娘子是我的妹妹哩。要是那裡，倒也來往方便。」

狄周吃完了飯，合呂祥、小選子往那裡搬行李。及趕狄周回去，李奶奶叫人房門裡外都掛了簾子，廚房爐子生了火，炕上鋪了席，甕裡倒了水，碗盞傢伙無一不備。收拾停當，請狄希陳過去，李奶奶迎出來，陪著吃茶，問了來歷。狄希陳說起童奶奶來，李奶奶說是他認義的姐姐，小虎哥是他的外甥。有這段姻緣，更覺親熱。

待不多時，虎哥來拜，戴著明素涼帽，軟屯絹道袍，鑲鞋淨襪，一個極俊的小伙。與狄希陳敘了寒溫，又見過了他姨娘李奶奶，說狄希陳前次原住他家房子，是山東的富家，父子為人甚是忠厚。李奶奶越發敬重。李明宇晚上回來，相見拜往，不必細說。

次日，狄希陳赴禮部投過文，見過了祭酒司業及六堂師長，打開行李，送了童奶奶兩匹綿綢、一匹紡絲白絹、二斤棉花線、兩雙絨褲腿子；送了李明宇一雙絨襪、二雙絨膝褲、四條手巾、一斤棉線。李明宇也是個四海朋友，李奶奶原是京師女人，待人親熱。狄希陳離了那夜叉，有了旺氣，賓主也甚是相處得來。第三日童奶奶送了一方肉，兩隻湯雞，兩盒點心來看。狄希陳叫狄周添買了許多果品，請李奶奶合童奶奶同坐。日西時分，李明宇、虎哥都各回家，都尋做一處，吃了一更多酒。後來李明宇家擺飯，童奶奶留坐，狄希陳回席，每次都是這幾個人。

狄希陳在家裡守著素姐，真如抱虎而眠，這就是他脫離火池地獄的時節。八月初七日，伺候聖駕幸過了學，奉聖旨頒下恩典，許侍班監生超選一級。狄希陳也要赴吏部考官，投了卷子，考定府經歷行頭。那年明水鎮發水的時候，都聽見水中神靈說他是成都府經歷；府分尚然未定，這經歷既是不差，這成都府將來必定不爽，想：「這家中受那素姐萬分折挫，秦檜、曹操在地獄裡受不得的苦都已受過，不如使幾千兩銀子挖了選，如果是四川成都，離山東有好幾千里地，撇他在家，另娶一房家小，買兩個丫頭，尋兩房家人媳婦，竟往任所，豈不是拔宅飛升的快活？童奶奶雖是個女人，甚是有些見識，為人謀事極肯盡心。先年調羹的事，管的甚

是妥當，不免將我的真心吐露與他，合他商確個妥當。」

一日陰雨無事，狄希陳叫呂祥辦了酒菜，做山東的面飯，請過童奶奶與李奶奶來閒話。吃酒中間，狄希陳言來語去，把家中從前受罪的營生，一一告訴。童奶奶歎惜換惶。李奶奶只說是狄希陳造言枉謗，說：「天下古今，斷無此事！極惡窮奇，必不忍為！」童奶奶道：「妹妹，你乍合狄大叔相處，知的不真。狄大叔雖是今日才告訴咱，這事我從那一遍就知道了。咱的管家合尤廚長都合我說來，說美女似的一個人，只這們個性子哩。狄大叔，你算計的也不差，一個男子漢娶妻買妾是圖生兒長女，過好日子，要象這們等的，這天長地久的日子怎麼捱！沒的把個命兒嗚呼了哩！狄爺還壯實麼？得他老人家高年長命，替你管著家，你就該做這個。」狄希陳道：「家不家我也不管；浮財我是久已不希罕的，捨了的物；地土房子沒的怕他抬了去不成？待一千年也是我的。好便好，不然，我爽快捨了家，把爹也接了任上去，把家丟給他，憑他怎麼鋪騰。」童奶奶道：「這也無不可的。狄大叔自己主意。」李奶奶道：「我只信不及，誰家媳婦兒有這們凌逼男子的來！」狄希陳說：「李奶奶，你不信麼？」露出左胳膊來，說道：「看看！這是鐮刀砍的，差一點沒喪了命！」又露出右胳膊來：「再看看！這是咬的！二位奶奶，你叫了俺那管家狄周合小選子，你背地裡問他。我昨日家裡起身，與其作揖，辭他，他也想的到，把那七十二般的惡死，沒有一件兒不咒到我身上的。」李奶奶道：「情管你也不守法度，一定在外邊養女弔婦的。」童奶奶道：「沒的家說！一個男子漢，養女弔婦也是常事，就該這們下狠的凌逼麼？這是前生的冤業，今生裡撞成一搭了。」吃酒說話，直到掌燈的時節，各自散了。

次日，又與童奶奶商量，定了主意，挖年選官，差狄週到家選得摺百數銀子使用。狄周行後，狄希陳又央童奶奶替他尋妾。童奶奶仍舊叫了尋調羹的周嫂兒馬嫂兒與狄希陳四下揀選。誰知這們一個京城，要一個十全妥當的人兒也是不容易有的。不是家裡父母不良，就是兄弟兇惡，或是女人本人不好。看來看去，百不中意。每次相看，都央了童奶奶袖著拜錢合兩個媒婆騎著驢子，串街道，走衢衢，一去就是半日。狄希陳合寄姐坐在炕上看牌，下別棋耍子。玉兒也長成了個大妮子，虎背熊腰的也不醜，站在跟前看牌，說著，三個鬥嘴雌牙。狄希陳也常給小玉兒錢，門口買炒栗子合炒豆兒大家吃。或叫他到玉河橋買熟食酒菜。出去一大會子，丟寄姐仗合狄希陳在家，常常童奶奶相人回來，街門不關，一直徑進到房中，不見玉兒，只見寄姐合狄希陳好好的坐著頑耍。他兩個也不著意，童奶奶也不疑心。問玉兒去向，回說差出買甚東西。買的回來，大家同吃。

一日，童奶奶又去相人，寄姐合狄希陳擲般賭錢，成對的是贏，成單的是輸，把狄希陳袖著的幾十文錢，贏得淨淨的。狄希陳說：「我輸淨了，你借與我幾十文，我再合你擲。」寄姐說：「喲！你甚麼有德行的人，我借給你！咱不贏錢，我合你贏打瓜子。我輸了，給你一個錢；你輸了，打你一瓜子。」狄希陳說道：「我為甚麼？你輸了就給個錢，我輸了就捱打呀！咱都贏瓜子。」寄姐仗著手段高強，應道：「罷呀怎麼！」一連擲了幾個對，把狄希的胳膊，寄姐一隻手扯著，一隻手伸著兩個指頭打。狄希陳擲了一對麼紅，喜的狄希陳怪跳，說道：「我可也報報仇兒！」寄姐捏著袖子，拳著胳膊，甚麼是肯伸出手來。狄希陳胳膊他的脖子，拉他的胳膊。只是不肯叫打，說：「你再擲一對麼紅，我就叫你打。」狄希陳說：「也罷呀怎麼！」一擲又是一對麼紅。寄姐忙說：「我不依，你不依！」拿著骰子舉了一舉，口裡默念了幾句，遞與狄希陳說道：「你要再擲一對四紅，我可叫你打了罷。」

狄希陳也把骰子舉了一舉，口裡高聲念道：「老天爺，我合寄妹妹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一擲就是一對四紅！」寄姐紅著臉道：「甚麼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呀？」狄希陳道：「只許你念誦，不許我念誦罷？」一邊擲下，端端正正擲出一對四紅。寄姐與狄希陳俱甚喜歡。寄姐道：「我不賴你的，可叫你打下子罷。」伸出白藕般的手臂，帶著烏銀鐲子。狄希陳接在手中，說道：「怪不得不叫打！我也捨不的打呢！」放在臉上蹭了幾蹭，說道：「割捨不的打，咬下子罷？」放在口裡，印了一印。

狄希陳一邊奚落，一邊把手往寄姐袖子裡一伸，掏出一個桃紅汗巾，吊著一個烏銀脂盒，一個鴛鴦小荷包，裡邊盛著香茶。狄希陳說：「我沒打你，你把這胭脂盒子與荷包給了我罷？」寄姐道：「人的東西兒，給了你罷呢！我也掏你的袖子，看有甚麼，我也要！」狄希陳伸著袖子，說道：「你掏！你掏！我又沒甚麼可取。」寄姐道：「誰說呀？掏出來，都是我的。」伸進手去，摸著一個汗巾，寄姐在他胳膊上扭了一下，說道：「我把你這謊皮匠……你說沒有，這是甚麼呀？」拉出來一個月白縐紗汗巾，包著一包銀子。

寄姐把自己的汗巾擦到狄希陳懷裡，說道：「咱就換了。」狄希陳道：「咱就換了，不許反悔。」寄姐說：「我只要汗巾，不要這包著的杭杭子。」解開汗巾結子，取出那包銀來，約有八九兩重，丟在狄希陳袖上。狄希陳仍把那封銀子還丟在寄姐懷裡，說道：「咱講過的話：換了，換了。你光要汗巾，不要這杭杭子？你倒好性兒。我娶了你罷？」寄姐說：「你這們好性兒，我嫁了你罷呀！我只是光要汗巾子，不要這個！」狄希陳說：「我只是叫你娶，不許你不要呢。」正翻纏著，童奶奶來到家裡，問說：「你兄妹兩個鬥甚麼嘴哩？」寄姐道：「我贏了他的汗巾子，他待把銀子都擦給我，我希罕他的麼！」童奶奶呢了一聲，也沒理論。

過了兩日，二位媒人又有一家相應的，去到狄希陳下處商議。狄希陳說道：「我一來也揀人材，我二來也要緣法。我自家倒選中了一門可意的，只怕你兩個沒本事說。」兩個媒人道：「你要說那差不多的人，俺怎麼就沒本事說？你要說那大主子，他不給人家做『七大八』，俺敢仔沒本事說。」狄希陳道：「你放著眼皮子底下一門好親戚，他不消打聽我，我不消相看他，你們不點上緊兒，可遙地裡瞎跑。沒的我這們個人，做不的個女婿麼？」

周嫂兒伶俐，馬嫂兒還懵懂，說：「是誰家？我們倒不曉的。」周嫂兒道：「狄大爺說的，情管就是寄姑娘。俺見童奶奶說得話撇撇的，揀人家，挑女婿的，俺倒沒理論到這上頭哩。」馬嫂兒道：「哎！你就沒的家說！他肯替人做小，他也不肯叫你帶到山東去。」狄希陳道：「要只為這兩件，都不必慮。我雖是家裡有，拿著我就是仇人，我豈止捨了他，我選連家都捨了哩！我是另娶的妻，我何嘗是娶妾？怕我帶了家去，我家裡慮著什麼？我這不家裡取銀子去了？挖了選，選出官來，我從京中上任，我是爺，他就是奶奶。要是寄姑娘給了我，我還請了童奶奶都到任上替我當家理紀的。我又沒有母親，甚麼是丈母？就是我的親娘一樣。我就不做官，我在京裡置產業，做生意，丁仔要往家裡火坑內闖麼？我就做官不賺錢，那家裡的銀錢也夠我過的。你去合童奶奶商議，依與不依，你就來回我的話。」周嫂兒道：「管他依不依，咱合他說聲去。他就不依，沒的有打罪罵罪麼？丁仔緣法湊巧，也是不可知的事。咱去來。」

二人走到童奶奶家。童奶奶問說：「狄大叔在家裡哩？多替相去？」周嫂兒道：「嗔道誑著瞎走道兒；相了這們些日相不中，原來他肚子裡另有主意！」童奶奶道：「甚麼主意？是待等等家裡人來，探探家裡的口氣，又怕家裡不給銀子？」周嫂兒道：「倒都不為這個。」湊在童奶奶耳邊說道：「他只待替你老人家做門貴客哩。」童奶奶道：「他兩個從小兒哥哥妹妹的，好做這個？他家裡見放著正頭妻，咱家的姑娘給人家做妾不成！且是他回山東去了，倒沒的想殺我罷了哩！」

周嫂兒見童奶奶拒絕的不大利害，都是些活絡口氣，隨即將狄希陳的話說加上了許多文采，添上一大些枝葉，把個童奶奶說的「石人點頭」，那童寄姐「游魚出聽」。隨問寄姐道：「姑娘，你聽見來？這是你終身之事，又沒了你爹爹，你兄弟又小，我終是個女人家，拿不定主意，說不的你自己幾分主張。你狄哥哥又不是別人，咱說面子話呀，可就說可，不可就說不可，別要叫他心猿意馬的。」

寄姐道：「這事怎麼在的我？只在媽的主意。要說從小兒在一搭裡相處，倒也你知我見的，省的兩下裡打聽。總之，這事只在媽的主意定了，我自己也主不的，兄弟也主不的。」童奶奶道：「咱等你兄弟來家，合他商議商議，再叫他往前門關老爺廟裡求枝簽再看看。」寄姐道：「合兄弟商議倒是該的；放著活人呢，可去求那泥塑的神哩！」童奶奶道：「你兩個且消停這半日，等俺小大哥兒來家合他商議了，再看怎麼樣的。」兩個道：「他盼得眼裡滴血的火勢，俺且到那裡合他說聲，再等回話。」童奶奶道：「這也是。你要不先到那裡，只別把話說的太實了。」

兩個媒人回到狄希陳下處，劈頭子道：「我說這事難講麼，你只不信哩。俺想有個訣竅兒，只怕有二分意思。只是做這們費手的媒，狄大爺，你待賞多少錢哩？」狄希陳道：「我要得合寄姑娘做了兩口子，我疼甚麼錢，該使一個的，我就給你兩個。你們別

要小氣呀。」周嫂兒道：「是了，舍著俺兩個的皮臉替狄大爺做去，緊子冬裡愁著沒有棉襖合煤燒哩。」狄希陳道：「你放心，做成了，情管叫你二位暖和。」又叫呂祥：「你收拾酒飯，給兩個媒媽媽子吃。」吃完辭別，約明早回話。狄希陳無時不在童家，這要做女婿的時節倒不好去的。這一夜，狄希陳翻來覆去不曾合眼，專聽好音。

次早，兩個媒婆齊到童家討問下落。童奶奶合寄姐已是自己定了十分主意，說合虎哥商量不過意思而已。媒人一到，童奶奶慨然應允，又說：「凡有話說，請過狄大爺來，自己當面酌議，從小守大的，同不的乍生子新女婿。凡百往減省處做，不要妄費了錢，留著叫他兩口兒過日子。」留兩個吃了早飯。

狄希陳巴著南牆望信，只見兩個吃得紅馥馥的臉彈子，歡天喜地而來，說他兩個費了多少唇舌，童奶奶作了多少腔勢，方有了幾分光景。又學童奶奶說道：「你合狄大爺說，往時不相干來往罷了，如今既講親事，嫌疑之際，倒不便自己上門了，有甚話，只叫你來傳罷。」狄希陳喜的跳高三尺，先與了周嫂兒馬嫂兒一兩喜錢。「皇歷上明日就是上吉良辰，先下一個定禮，至於過聘；或是制辦，或是折乾，你二位討個明示。娶的日子，我另央人選擇。」兩個媒婆道：「這事俺們已是問明白了。童奶奶說來，雖是日子累了，還有親戚們，務必圖個體面好看，插戴、下茶、衣服、頭面、茶果、財禮都要齊整，別要苟簡了，叫親戚街裡上笑話。」狄希陳說：「我山東的規矩與北京不同，我不曉的該怎麼樣著。狄周又往家裡去了，這裡通沒人手，只怕忙不過來。」周嫂兒道：「沒人使，倒不消愁的，俺兩個的老頭子合俺那兒們好幾個人哩，怕沒人使麼？」狄希陳道：「這都在不的我，你還合童奶奶那頭商議去。」

這兩個媒人走到童家，說：「狄希陳甚是喜歡，說姑奶奶玉成了這事，他永世千年也是忘不了的。明日就下個定禮，下茶過聘，首飾衣服該怎麼著，任憑姑奶奶吩咐了去，務必要尚齊整，別要叫親戚們笑話。」童奶奶道：「我合姑娘商議來，他在客邊又沒人支使，下甚麼茶？脫不了只他老老家合他舅舅、舅母，有誰笑話？咱住著窄逼逼的點房子，下了茶來也沒處盛；衣裳首飾際續隨時制辦，也不在這一時，只叫他做兩套妝新的上蓋衣服，簪環戒指，再得幾件小巧花兒，揀近著些的吉日，娶過那邊去，或過三日，或過對月，再看或是一處住，或是兩下裡，叫他別要費那沒要緊的事。」周嫂兒道：「姑奶奶，這話我都對著姑夫說來，他只說是要齊整好看，別要疼錢。」童奶奶道：「也是個不聽說的該子；他見不的我麼，只傳言送語的？你請了他來，我自家合他說。」周嫂兒道：「哎喲！我那樣的請他來，他說：『常時罷了，誰家沒過門的新女婿，好上門上戶？』」童奶奶道：「光著屁股看大的娃娃，又支起女婿架子來了！你別要管他，我住會兒自家合他說去。」也與了周嫂兒兩個四錢銀子，管待了酒飯，打發的去了。

童奶奶收拾了身上，自到狄希陳下處，從外頭說著道：「狄大爺，呃！你說是新女婿不往我家去了，只叫人傳言送語的好麼？」狄希陳道：「周嫂兒學童奶奶說：『既是女婿，同不的往時，要避些嫌疑，不可再往那頭去了。』」童奶奶道：「你說，這是甚麼嘴，這們可惡！我還合他說：你在客邊又沒人使，脫不了是你兩口兒的日子，你成精作怪的下甚麼茶？過甚麼聘？買兩套目下妝新的衣裳，換幾件小巧花兒簪環戒指，揀近些日子，你兩口兒團圓了罷，沒要緊那錢待怎麼？」狄希陳道：「我也說沒人使，又不知道咱京裡的規矩，我說都折過去了。也是周嫂說：『童奶奶不依，務要齊整好看，怕親戚笑話。』」童奶奶道：「你說那裡有影兒？這們兩頭架話哩！你往後但是他的話，別要聽他。凡事只往省處做，以後也不消只管與他錢，等姑娘過了門，給他幾錢銀子喜錢罷了。」

狄希陳道：「明日送個定禮過去，再看日子送個些微聘禮合姑娘的衣服之類。」童奶奶道：「這要是我常時的日子，我一分財錢也是不要的；如今的日子不成話說了，又在兒手裡過活，打發女兒出門，也得幾兩銀子使；如今的年成又荒荒的，說不的硬話，只得把財錢也要收幾兩用；只是攪纏出女兒來就罷了，沒的好指著女兒嫌錢使呀？多也不過二十兩夠了。衣裳如今時下就冷了，你或者買套秋羅，再買套■絲，裡邊小衣括裳，我陪上幾件，克能著過了門，慢慢的你們可揀著心愛的做。」狄希陳打發童奶奶去了，鎖上房門，小選子跟著，走到東江米巷臨清店內，買了一連頭機銀花喜字首帕，又到安福衛衙換了一對釵子，一對寶簪，四個戒指，一副手鐲，又定了薛銀匠到下處打造首飾。

次日，周嫂兒老早的合馬嫂兒都到了狄希陳下處，等送定禮。使大紅氈包盛著，小選子拿了，同兩個媒人一同送到童家。童奶奶收了定禮，管待了小選子合媒酒飯，又回了定禮，賞了喜錢，又合周嫂兒對了扯的舌頭。回來上復了狄希陳。後來怎生過聘，何日娶寄姐過門，狄希陳曾否選官，俱在下回，此說不盡。